

“无界”何以可能

——江苏苏州高新区全域公共文化服务新生态观察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彬



在苏州高新区,各类文化生活自然地开启。 苏州高新区文化馆供图

7月的江苏苏州高新区科技城,诺贝尔湖畔的晚风裹着草木清香,民谣浅唱,漫过三三两两的人群。下班的白领席地而坐,遛弯的老人驻足聆听,嬉闹的孩子渐渐安静下来。在这里,没有围挡着的舞台,没有检票的通道,甚至没有一块标着“文化馆”的牌子,文化生活,就这么自然地开启,和这片湖畔的晚风一样,无界,无固定形式,触手可及。

这是苏州高新区新近打造的全域无界公共文化服务新生态的一个日常切片。乍听之下,“无界”二字似乎并不新鲜——打破场馆边界、延伸服务时长、融合多元业态,已是近年来各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常见探索。但若深究一层:当多数地区还在探索“破墙”之时,苏州高新区为何提出“全域无界”的系统构想?概念之外,答案或许藏在一个城区经年累月的文化与经济积淀、产业肌理与治理智慧之中。

“无界”不是无源之水。任何公

共服务模式的升级,都离不开城市发展阶段的坚实支撑。

作为苏州产业创新的核心区域,2025年,高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92%。高度的城镇化意味着城市空间的高度复合。人群的集聚与流动催生了多元的生活场景,强劲的经济实力则孕育了更高层次、更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人们不再满足于到文化场馆参与文化活动,而是追求“身边有文化、随时能参与、时常有惊喜”。

文化供给的丰富直接汇聚起当地创新的底气。数据显示,苏州高新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超百家,营收规模稳步增长;区文化馆总分馆体系已覆盖61个站点。苏绣、民乐、书画等传统文

站,构建起“固定场馆+共享驿站+流动舞台”的三级文化服务网络。这张网络并非纸上规划的蓝图,而是早已生长在城市肌理中的现实图景。

将文化功能渗透进已经高度成熟的城市生态之中,让文化成为城市空间的原生组成部分,这正是“无界”与一般文旅商体融合项目的本质分野——后者多是通过业态整合聚拢流量。由此可见,没有足够的商业载体,文化嵌入便缺少一些落点;没有充沛的内容供给,场景就可能沦为泛化;没有旺盛的大众需求,舞台便难以常设常新。

值得注意的是,“无界”并非毫无边界。形式上的开放创新,不能取代价值上的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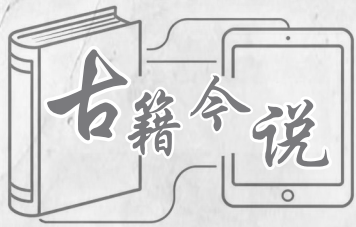
当下,不少公共文化空间陷入“网红化”误区,为了追求流量,把打卡出片作为核心目标,把商业变现作为主要导向。看似热闹非凡,实则文化内核空心化,最终背离了公共文化

服务的初衷。

苏州高新区的“无界”探索,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无论服务场景如何拓展、运营模式如何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目的始终是文化传播、审美滋养与精神凝聚。商业流量可以为文化赋能,业态融合可以让服务更有活力,但绝不能让流量盖过文化本体,让商业消解公益属性。守住这条边界,“无界”的生态才有灵魂,才能走得长远。

从馆舍围墙之内走向城市烟火之中,从单向的文化输送走向更大范围的文化浸润,苏州高新区的“无界”实践,走出的不止是场馆的物理围墙,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思维边界。

文化服务无门槛的表象背后,是雄厚的经济实力打底,成熟的治理能力支撑,坚定的文化担当托底。说到底,“无界”实践所代表的新型公共文化服务,不是凭空而生的浪漫构想,而是基于城市发展现实、回应群众文化需求的理性选择。



《聊斋志异》：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巨著

马 超

《聊斋志异》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与《红楼梦》双峰并峙,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两座丰碑。

“秋坟鬼唱”绝妙传奇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科场失意、身处社会底层、亲身感受民间疾苦后,在大量搜集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打磨而成。书中故事内容多取材自民间传说与野史轶闻,写作上融合了志怪与传奇文言小说的技法,同时吸纳了传统白话小说的长处,形成了独特的文言叙事风格,堪称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创作技法的集大成成果。《聊斋志异》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刺贪刺虐,发人深省,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和极高的艺术成就。《聊斋志异》为人熟知的名篇包括《画壁》《画皮》《劳山道士》《考城隍》《胭脂》《婴宁》《罗刹海市》等,《大英百科全书》称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笔耕不辍终付梓

《聊斋志异》的写作历时四十多年,约始于清康熙前期,到康熙十八年(1679)初步成书,此后蒲松龄数十年笔耕不辍,反复打磨。蒲松龄生前十分重视《聊斋志异》手稿,曾嘱咐后世“余生平恶笔,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由于家境贫寒,蒲松龄去世后,《聊斋志异》长久不得刊行,遗稿仅有抄本流传民间。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有根据抄本刊布的青柯亭刻本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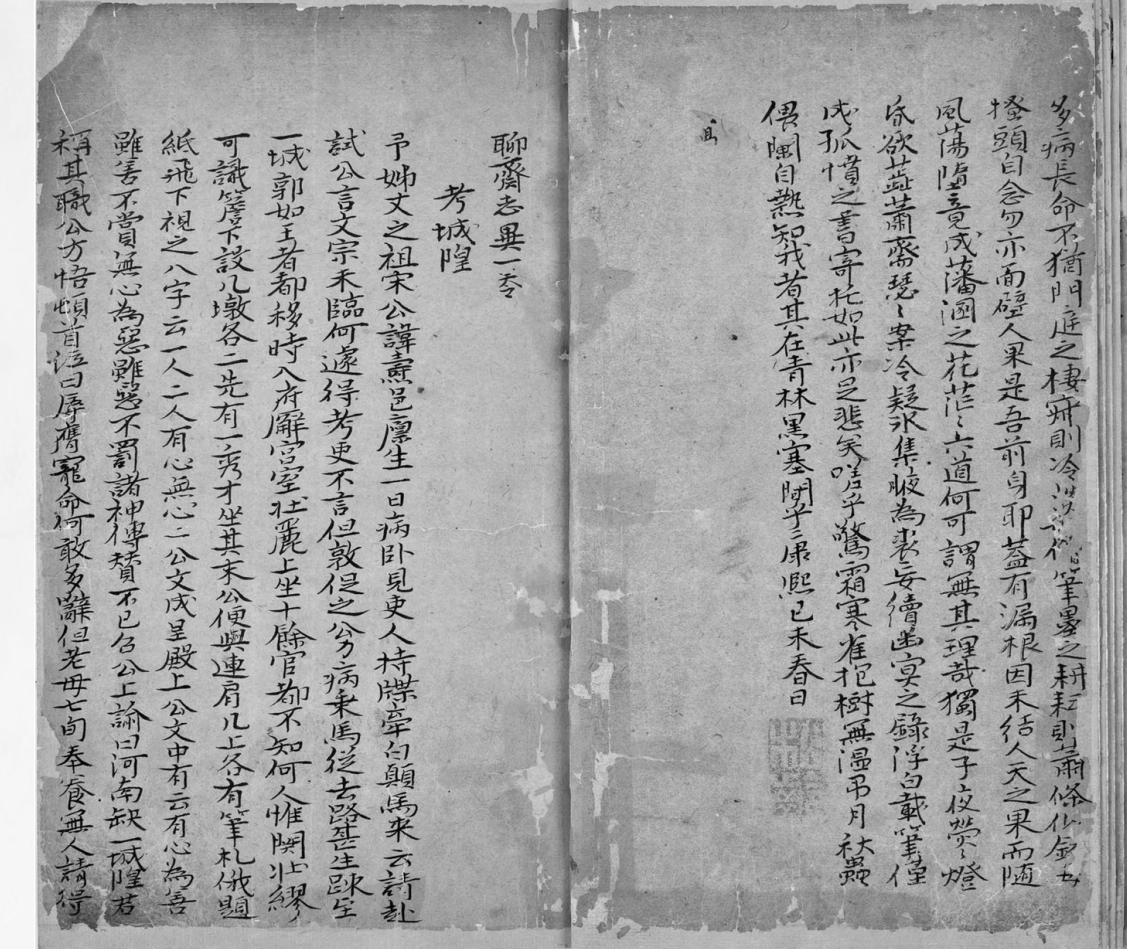
命途多舛现重光

《聊斋志异》手稿本是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今存半部手稿用竹纸抄写,是原手稿八卷中的一、三、四、七卷。除《考城隍》篇首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叶均无卷次。存世手稿共400页,有小说237篇,其中206篇是蒲松龄的手迹,其余31篇由他人代抄。自抄部分字迹清楚,极少涂改。他人代抄部分,经蒲氏修改较多。书中眉栏上及各篇正文间有蒲氏手录王士禛评语及佚名校语。光绪初年,由于装裱裁切不

慎,曾致部分眉批校语受损。手稿《聊斋志异》后有蒲松龄方铃印。据介绍,此印章为久已失传的稀世品。手稿由蒲松龄后代存藏。后蒲松龄七世孙蒲介人携手稿定居沈阳并传其子蒲英源。当时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得知蒲英源是蒲松龄后人并藏有《聊斋志异》手稿,便向蒲英源借阅手稿。蒲英源先将半部借予依克唐阿。同年又以另外半部相借。之后依克唐阿有事进京,不幸染病去世,后借的半部手稿便下落不明,杳无音信。蒲英源去世后仅存的半部手稿便传至其子蒲文珊。多年后,蒲文珊将半部手稿捐赠人民政府辽东省文化处,后转交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最终移交东北图书馆即今辽宁省图书馆收藏至今。

《聊斋志异》流传广泛,影响深刻。到二十世纪末,已有英、法、德、日、俄、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匈牙利语等二十余种外文译本;有朝鲜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副研究馆员)



聊斋志异不分卷(清)蒲松龄撰 稿本(存二百三十七篇)

辽宁省图书馆藏 国家图书馆供图

陈夏书房共读沙龙开讲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如何读书

本报记者 彭澳丽

近日,由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陈夏书房共读沙龙第一期在首都图书馆开讲,线上线下近21万人次共赴这场人文阅读对话。首期沙龙,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平原带来主题讲座《AI时代,重勘“阅读”的边界与方法》,解读在人工智能浪潮下阅读的内涵与实践路径。与其说这是一场关于“为何读”的呼吁,不如说它是一场关于“怎么读”的细致拆解。

讲座开篇,陈平原便亮明立场:要像“亲自吃饭”那样“亲自读书”,“做AI(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学问,过AI未曾设计的生活”。面对人工智能一键生成读书笔记、三秒提炼核心要点的技术便利,陈平原意识到,当代读者的真正困境已从“无书可读”变为“不知怎么读”。现场读者韩女士的困惑颇具代表性——习惯了通过短视频快速了解一本书的梗概,真正捧起纸质书时却难以沉下心来。

如何破解这一困局?陈平原精心挑选了鲁迅、金克木、林语堂等15位知名读书人的15篇精彩短文,以一个个具体可操作的读书方法,为深陷信息焦虑的当代人搭建一套兼具人文温度与落地可能性的阅读体系——

鲁迅的办法是从“随便翻翻”开始,书在手头,不管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看序目,或读几页内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容易上当受骗。这一近乎“祛魅”的姿态,卸下了“读书必须正襟危坐”“必须从头读到尾”的心理负担。阅读的第一步,其实不过是先翻开而已。

金克木则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书太多了,怎么读得完?金克木提出一个看似狂妄实则清醒的观点——核心的基础书籍是有限的。《史记》《资治通鉴》这类根基之作掌握了,其他书籍便有了依附。这并非真的“读完”了天下书,而是提醒读者:不是什么都读,而是要找到那个“根”,根扎住了,枝叶自然有所依附。在图书市场每年数十万种新书扑面而来当下,这套“做减法”的方法论格外珍贵。

林语堂则将阅读拉回到一个更本质的维度——趣味。他主张寻找与自己气质、趣味相近的作者,以“一见倾心”的阅读体验进入新的精神境界,以喜欢的作家为中介,上溯其欣赏的先贤,下追其影响的后来者,构建个性化的阅读谱系。在算法精准推送“你可能喜欢”的时代,林语堂的阅读观却提醒人们:阅读的出发点应当是“我”的趣味,而非机器的预测。

陈平原的视野并未止步于此。他把阅读的边界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朱自清流连旧书店、书摊,将寻访书肆纳入阅读体验;郑振铎倾心搜寻古钱、古籍,是重实物、重收

一人一舱,静享学习时光



杭州图书馆的“静音有约·学习舱”受到读者追捧。 杭州图书馆供图

近日,浙江杭州图书馆全新推出的“静音有约·学习舱”正式向读者免费开放。两间独立学习舱以“实体空间+数字资源+AI服务”的融合模式,为市民开辟了一方静谧的智慧学习新空间。

走进杭州图书馆一楼大厅,两间灰白色调的方形舱体格外醒目。舱门紧闭,外界喧嚣被有效隔绝。舱内配备舒适座椅、柔和灯光及高清触摸屏,深度对接杭州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并集成AI馆员、元宇宙图书馆、一键借阅等服务功能。读者入舱即可静心阅读、畅享名师讲座,实现“关上门隔绝喧嚣,打开屏尽享知识”的沉浸式学习体验。

据了解,“静音有约·学习舱”上线以来受到读者追捧,每日预约名额均在开放后短时间内即满额,充分体现了公众对高品质专注学

习空间的迫切需求与高度认可。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高涨的使用热度中,入舱读者均能严格遵守预约规则,按时履约、文明使用,爱护舱内设备、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杭州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学习舱的引入是图书馆惠民举措的新尝试,旨在为读者提供更优质、更个性化的自主学习环境,精准回应了当下读者对专注空间与高品质知识资源的多重需求,是打造杭州特色终身学习品牌的有益探索。(周传人)

